

很多美好的，在一次偶然的过错中灰飞烟灭。

他们的苦难是一部注定要沉入厚重大地传奇。

在白天与黑夜间挣扎，

愿上苍，保佑每一个善良的灵魂。

◎董书敏 著

界

线

时代文艺出版社

◎董书敏 著

界

线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界线/董书敏 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 6

ISBN 978 - 7 - 5387 - 2045 - 7

I. 界... II. 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8175 号

界 线

作 者	董书敏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曾艳纯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5638648 发行科: 0431 - 8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90年，一场意外的灾难降临到张云张星一家人的头上。

当时张云张星都还是初中生，张云念初二，张星念初一，而许大雷也不过才二十四岁，刚刚当了两年的警察，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那一天是星期天，阳光明媚。

张云父亲拿了一根小棍在院子东边的空地上画了四个圆圈，然后对他的两个儿子说：“就照我画的挖，千万不能偏，也别太浅了，怎么也得这么深。”父亲用手在自己的腿上比划了一下。张云张星哥俩会意，各自拿起铁锹照着父亲画好的印儿挖下去。

父亲早就答应要给他们哥俩埋副双杠，铁架子一个月前就已经焊好了，把杆也已经刨光了，就等着他哥俩把坑挖好。

父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要过张云的铁锹做了几下示范，嘴里说，要这样，啊！要这样，手臂要抡开，脚踩下去时要直，你看张星就比你干得像样。听见父亲在夸自己，张星干得更卖力了，小脸儿红扑扑的，手臂更像样地抡起来。

父亲把铁锹还给张云，拍拍身上的土说，你们要是把坑挖好了，下午我就能给你们把双杠埋上。接下来父亲又嘱咐了几句别的什么事情，然后就拎起镐头去了后院儿。看见父亲去了后院儿，一直在院子里玩耍的小妹也蹦蹦跳跳地跟了过去。

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爷爷学习绘画和雕刻，父亲写的毛笔字远近闻名，村里人家婚丧嫁娶时的礼账，过春节时贴的对联都是由父亲来写的。父亲还是这一带有名的玛瑙雕刻

艺人。前些年，父亲买了一套雕刻玛瑙用的机器，自己开了一家小作坊，农闲时雕刻一些玛瑙挂件、玛瑙项链之类的工艺品去集市上出售。有时父亲也雕一些像样的大件东西，比如有龙凤图案的玛瑙玉盘，大小不等的观世音像，以及嫦娥、孙悟空一类的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不过这些东西轻易碰不到买主，而一旦碰到了就是一个大买主。张云父亲就曾卖过一个两万元的千手观音像，卖过一个四千八百块的玛瑙玉盘，还卖过一个一万元的嫦娥奔月，至于成百上千的东西也卖过不下二十个。这样几年下来，就攒下了不少的家底，他们家的日子过得快快活活、有声有色。特别是小妹长得又漂亮又可爱，父亲总愿意带着她出门向人炫耀，瞧我女儿多乖多漂亮。

一阵摩托车的突突声由远而近，张云、张星忍不住抬头向院门外望去，他们看见两辆挎斗摩托在院门前停了下来，几个高大粗壮的男人从摩托车上跳下来，直奔自己家而来。张云、张星认出走在最前面的是派出所的警察许大雷。许大雷也是从张云张星就读的平安中学毕业的，是平安中学有出息的学生之一，因为警校毕业后又分回到平安镇，所以就成了平安中学的老师们教育学生的活教材，你们看看许大雷，你们看看许大雷多有出息。加上那时许大雷几乎天天骑着警用摩托从学校门前经过，样子既威风又神气，以致那时学校里的许多同学都视许大雷为偶像，这里面自然也包括张云、张星。张云、张星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像许大雷一样当一个威风凛凛的警察。

许大雷走进院子，表情严肃地一指仍站在那里发愣的张云，“你过来！叫你呢！”张云怯怯地走过去，“您找谁？”张云的声音也是怯怯的，心里却说说不出的喜悦，终于和自己崇拜的偶像面对面的那种喜悦。“你是张某某的儿子吧，张某某在家没有？”许大雷的面孔冷冷的，语气也硬硬的。

“我爸在后园子里。”张星嘴快，不等哥哥问明对方的来意，就已经抢先回答了许大雷的问话。许大雷向身后的几个人一摆手，很帅地甩了一下头，然后一马当先直奔后院儿。张云、张星愣了十几秒钟，也随后跟了过去，刚刚走到房山，就听到妹妹的哭叫声，接着他们就看见了被几个人摁倒在地上的父亲，父亲在几双铁钳一样的大手下无力地挣扎着，“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人，你们一定是弄

错了。”父亲喊着，但没人理会。

“爸！爸！放开我爸！”哥俩扑过去，想解救爸爸，可是还没等他们奔到跟前，早有几只大手挡过来，“闪开！闪开！”那些人粗暴地喊着。“儿子，别过来，快把你妹妹抱一边去。”父亲顾不得为自己辩解，冲张云嘶哑地喊着。

张云、张星还有小妹眼睁睁地看着那几个人用手打他们爸爸的嘴巴，用穿着皮鞋的脚踢他们爸爸的头和肩，踹爸爸的腰和屁股，父亲的身体被踹得一颤一颤的，就像要被屠宰的动物。父亲的嘴里被呛进了黑色的泥土，父亲吓吓地吐着，却又被几个人把头摁进松软的土里。父亲的嘴巴和鼻子都陷进了土里，父亲没有闭息静气的本事，只好把土吸进嘴里，吸进气管，父亲沉闷地咳着，脸色青紫……

很快，父亲被几个人连拖带拽地弄到前院，“你们凭什么抓人，凭什么！”父亲喊着、暴跳着，头上青筋乱蹦，几乎要蹦出肉皮的包裹，回答他的却只是几个响亮的耳光和更肮脏的咒骂……左邻右舍听到吵声，纷纷赶过来看究竟，却谁也不敢言语，都心惊胆战地看着，他们都知道许大雷是警察，他们都知道警察是抓坏人的，不会胡来。

在围观的村民面前，许大雷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他伸手在张云父亲的后脖梗上使劲压了一下，嘴里喊着：“趴下！趴下！”当着自己儿女和左邻右舍的面，张云父亲不好意思就这么乖乖趴下去，他怕他趴下去，就再也无法在自己的儿女面前站起来。见他不肯趴下，一个协勤员上去就抓住他的头发使劲向下拽，同时抬起膝盖撞向他的胸口。张云父亲的身体像虾一样弓起来，但他还是硬挺着不让自己趴下去，他怕被人笑话，他怕日后在左邻右舍面前抬不起头。他更不知道这伙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他究竟犯了什么罪。许大雷见张云父亲如此不听他的号令，肺都要气炸了，他抬腿向张云父亲的腿弯处踹去，张云父亲的腿一软，跪在了地上，跪在了他的儿女和左邻右舍的面前，既而被扑上来的许大雷摁倒在地，张云父亲的头重重地磕在了地上，额头顿时淌下血来。许大雷可不管这些，他用膝盖顶住张云父亲的后腰，然后麻利地掏出手铐将张云父亲的一只手铐住，又从肩膀上拽过去使劲向后拉，他要给张云父亲

上背铐，是那种一上一下的背铐，张云父亲被抻得嗷嗷直叫，那场面，那情形，让人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抓猪时的样子，对！就是抓猪时的样子，此时，许大雷和三个协勤员就用抓猪的办法在三个孩子的面前对待他们的父亲。三个孩子看见父亲的身体在几个人的膝盖下无助地颤动，看见父亲愤怒的眼神在几双大手的缝隙间绝望地跳动。

接下来，听到消息从外面赶回的母亲因为骂了许大雷也被一并带走。

那一年，张云十四，张星十二，小妹六岁。

到了晚上，出去打听消息的姑父垂头丧气地赶了回来，说派出所的人不让见张云的爸妈，也不知道将要怎样处置他们。更不知道他们犯的究竟是什么罪。最后姑姑、姑父带走了小妹，把张云、张星哥俩留在了家里，让他们耐心地等，等派出所把他们的爸妈放出来。

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哥俩再也熬不住，于是骑了自行车直奔平安镇。

张家所住的村子是平安镇下辖的一个自然村，距平安镇约十公里左右。张云、张星就读的平安中学也在平安镇内，所以哥俩对平安镇内的格局并不陌生。

平安镇派出所在镇子的东南，与一片厂区相邻，虽说只是一栋三层小楼，但却是镇内除了镇政府大楼以外唯一的高层建筑，在周围低矮厂房的陪衬下显得是那么的威严和霸气。

张云、张星赶到派出所门前时，派出所院子里的灯还亮着，与街对面偶尔透出微弱灯光的民宅相比，这里简直就是灯火通明。可这令人炫目的灯火通明却让刚刚从黑暗中走来的哥俩望而却步。哥俩在派出所门前徘徊了几个来回，心像猫抓的一样难受，可就是没有胆量走进去。最后两人绕到楼后，瞅瞅前后没人，索性翻墙跳入派出所后院。

别看派出所前院灯火通明，后院却阴暗破败，那些不好摆在明面上的破车烂铁，有碍视觉的碎砖烂瓦，以及上一年枯死的没有及时清理的大棵大棵的蒿草全都毫无规则地堆放在那里。因为留下了太多的缝隙，以至成为老鼠的生息之地。张云他们走到跟前时，几

只几乎成了精的大老鼠嗖嗖地蹿出来，差一点撞在他们的腿上。

两个人来到楼根儿底下，溜着墙根儿从东走到西，除了看见一间屋子里有几个穿警服的人和两个不穿警服的人在打扑克之外，再没有看见其他的人影。哥俩不死心，顺着建在楼外的已经废弃不用的楼梯一直上到三楼。三楼的一间屋子亮着灯，窗户上遮着窗帘，窗帘并不严实，边上露出一条窄窄的缝隙。透过这条窄窄的缝隙，哥俩终于看到了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正被铐在对面的窗框上，身体几乎完全悬起来，一个男人正背对着这道缝隙冲张云的父母拍着桌子，张云父母脸上的表情除了痛苦之外更多的是无辜和愤怒，他们的嘴在动着，表情理直气壮，显然是在为自己辩解。也许是他们的辩解激怒了对方面，几乎是突然之间，就从哥俩看不见的角落里冲过几个人来，他们冲到张云父母跟前，不管头脸上去就是一顿拳脚，在这几个人当中，张云和张星几乎同时认出了许大雷，认出了他们的偶像。此时偶像已经变成了魔鬼，魔鬼正挥舞着手臂将拳头砸向他们的父母……

世界上恐怕没有比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遭人毒打、遭人污辱更为残酷，更为让人愤怒的事情了，现在，张云和张星就正在体验着这种残酷，正在经历着这种愤怒。他们没有喊叫，没有砸窗，但却握紧了拳头，这时在他们的眼里，派出所就是一个阴森的堡垒，许大雷就是一个可恶的魔鬼。他们要长大，他们是那么迫切地想要长大，想要变得力大无敌，战无不胜。但是现在他们只能忍！忍！忍！当愤怒被压抑到一定程度时，也就变成了仇恨，埋在心里的仇恨……

第二天，张云的父母还没有回来。却从外村传来了消息，说是邻村一户人家刚挖出来没几天的大块玛瑙玉石被人偷了。在这一带，挖玛瑙玉石是村民们的第一副业。这行当不用本钱，只要有把铁锹，有把子力气，再加上一定的运气就行。

农闲时，村民们三五成群地涌到后山，找个草木稀疏的地方就开始挖，先挖一个能转开身儿的大坑，挖到一人多深时再从底面的四个角往外扩，能扩多大扩多大，只要不塌方就行。曾有一对父子挖了三天三夜，把坑的三个角都挖遍了，一粒玛瑙都没有挖到，一生气剩下的那个角也不挖了，跳出坑走人了。另一个人走过来说你

们不挖我可挖了，我要挖出来宝贝你们可别后悔。那对父子边走边说，挖吧，挖出来算你的。结果那个人就真的挖出来一块大的玛瑙，卖了三千多块。把那对父子肠子都悔青了。而邻村这户人家丢的这块玛瑙据说比那块还大，而且形状更怪，至于成色，没切割之前谁也不好说。因为张云的父亲曾去相看过这块玛瑙玉石，并一心想买下来，后来两人因为价格没有谈拢，双方弄得很不愉快。这回这块玛瑙丢了，人家自然就怀疑到张云的父亲。

张云父亲倒霉就倒霉在丢玛瑙的这家人和派出所所长沾亲带故，所长手下的警察自然把这事当成事办，即使挖地三尺也要把这块失窃的玛瑙玉石找出来。

下午两点多钟，村里的治保主任来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父母已经承认了偷玛瑙的事儿，让亲属去派出所交三千元罚款。张云的姑父揣了钱赶过去时，分局的一辆警车也正停在派出所的院子里。张云的姑父交完钱后才被告之，张云的父母已经被治安拘留两个月，理由是父亲偷盗，母亲妨碍公务。

父母被送去分局的第二天，派出所的警察才来家里核实证据。这时警察们才发现张家连个能载重的自行车都没有，一块几百斤重的玛瑙玉石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回来的，更要命的是他们翻遍了张云家所有的角落都没有找到那块玛瑙玉石，看来，张云父亲偷玛瑙玉石的证据明显不足。这时治保主任想起张云的姑姑家有一辆农用三轮，那可是最好的运赃销赃工具。这个假设的证据立即鼓舞了取证者的斗志。可是当他们来到张云的姑姑家时才发现那辆农用三轮早已废置多时，车上满是尘土，车轮陷进土里二寸多深。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这辆破车根本开不走。于是取证工作只能到此为止。虽然张云父亲偷玛瑙的证据明显不足，但他们并没有被放出来，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拘够规定的时间……

十二年后……

中

午姑姑给张云打来电话，让他无论如何下班以后要回家一趟。姑姑在电话里说，你爸的事你也该上上心了，这么整天疯疯癫癫的什么时候是个头，要是前几年我和你姑父还敢替你们拿拿主意，现在不同了，你们哥俩都长大了，你爸的事你们不点头谁敢做得了主，到底该怎么办还得你们自己拿主意……

原来这几天张云的爸爸晚上作得厉害，见人就想打，遇柴垛就想烧，而且已经把一个小孩子给打了，还把邻居家的柴垛给点着了，好在那天风不大，又发现及时，才没有惹出大祸。因为危及了全村人的安全，就有人提议要把张云的爸爸用铁链锁起来，可说归说，谁也不敢真的动手，不光是知道自己没有这个权力，更是顾忌着张云的警察身份，顾忌着张星的脾气。末了，姑姑叹着气说：“你要是同意锁你爸，就别忘了买两条粗一点的锁链回来。”

姑姑的话让张云的心猛地抽紧，放下电话好久心还在一颤一颤地疼。

张云接电话时，所长许大雷就在旁边，把张云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许大雷猜想一定是张云家里出了什么事，这样一想，心里便七上八下的。许大雷对张云家里的一切一直都是非常敏感的，也非常关注。

整个一个下午，张云都脸色阴沉，受他影响，许大雷也心事重重。

好不容易挨到下班时间，张云回到寝室，麻利地脱掉警服，换上一套深灰色的休闲装。自从当上警察以后，张云还从没有穿过警服回家，他知道疯癫呆傻的父亲最怕穿警服的人，每次看见都像老

男
子

鼠见了猫，哆嗦成一团。张云不想让父亲连儿子都怕。

收拾停当之后，张云的目光落在了两床之间的桌子上，那是他和所长许大雷共用的一张桌子，虽然上面没有画上明显的界线，但从东西的摆放上依然可以看出两人中间是隔着界线的。各自的水杯和暖瓶都放在自己的一侧。张云的这边除了暖瓶，水杯，几本书之外最显眼的一样东西就是一张中年男人的画像。这是一个长相不错的男人。此时画像上的男人正慈祥地望着张云，目光关切而专注。这张画像是张云凭想象画的，画上的男人叫高山，是张云精神上的父亲，从张云上高中时起，这个自称高山的男人就每月给他寄钱写信，像父亲一样尽着义务，直到张云大学毕业。

张云刚考上公安大学时，高山第一次寄来的钱竟有三千元之多，信也写得很长，他说他很为张云高兴，很为张云自豪，他觉得自己三年的付出没有白费，非常值得。他还让张云注意营养不要过分节省，至于钱，他会及时寄来，让张云不必担心。

为了感谢高山的资助，张云曾无数次地写信过去，信里张云除了写上感谢的话以外还要求和高山见上一面，但每次都被高山拒绝了。张云毕业前，高山最后一次给他寄来了四千元，说是现在都兴送礼，他让张云也找找人，争取分到一个好一点的部门。这之后，高山再没给张云写过一封信，没寄过一分钱，这让张云一下子很难适应，倒不是为了钱，他已经毕业了，已经快挣钱了，已经具备了可以报答高山的条件，可这时高山却突然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毕业后张云曾按着高山信上的地址去找过他，希望当面感谢他的资助之恩。同时张云还想郑重地叫高山一声爸爸，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高山当成了父亲，他甚至怀疑高山就是自己的父亲，亲生的父亲。他想如果母亲还在世的话他一定要亲口问一问母亲，除了自己现在已经疯癫的父亲以外他是否还有一个父亲，如果有，那这个人一定就是高山，如果没有，那么这个叫做高山的男人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地像尽义务一样地资助他、鼓励他、教育他。

当张云终于找到信上的地址时，却被住在那里的人告之他们是刚搬来的，他们不知道谁是高山。之后张云写给高山的几封信也相继被退回，理由是查无此人。看来高山真的是不想再和张云有任何的往来了。之后，张云就凭着自己的想象画了这张画像，压模镶框

之后就一直摆在床头的桌子上，每天都能看见，每天都可以在心里叫他几声爸爸。

许大雷的那一侧除了暖瓶水杯之外就是几本杂志和报纸，杂志是公安系统发的那种水晶石之类的，报纸有晚报、晨报、参考消息。与张云那边不同，许大雷把自己这半张桌子压上了玻璃板，玻璃板下显眼的地方有一张许大雷儿子的照片，照片是七寸的，照片上许大雷的儿子穿着天蓝色低领小毛衣，手里举着一块饼干，样子很招人喜欢。每天许大雷都会过来看看他的儿子，哈腰低头亲一亲他的儿子，每次亲的时候他都在心里说，我的儿子啊！我亲生的儿子啊！其实在玻璃板底下被杂志挡住的地方还有一张照片，那是许大雷和妻子儿子照的全家福，没人的时候，许大雷常常移开杂志凝神静气地看一会，不看了，或有人过来了就再挡上，像做贼一样心虚。

许大雷进来的时候，张云正看着高山的画像发呆，许大雷故意咳了一声给张云一个动静，张云抬眼看看他，转身把换下来的警服挂到墙上，说，我今天要回家一趟，可能明天要回来得晚一点，先跟你说一声。

许大雷说，行，早点晚点没关系。顿一顿又有些小心地问：“是不是你家里出了什么事儿？”

“没什么事，就是想回家看一看。”张云依旧没有转过身来，他已经挂好了衣服，可手还在床上没来由地划拉着。

“要是有什么事儿，别在心里憋着，想开一些。”许大雷忍了又忍还是忍不住说出了这句话。听了他的话，张云猛地转过身来，死死地盯着许大雷，一字一句地说：“好好的一个爹被人逼疯了，好好的一个家被害得家破人亡。你让我怎么才能想得开，换成你你会想得开吗？”张云阴冷仇视的目光让许大雷后背一阵阵发凉，他知道他又说了不该说的话，他又忘了自己的身份。

张云走了出去，关门声很大，显然是冲着许大雷的。许大雷的身体随着关门声颤了一下，心也一样，不过心颤的时间更长些。许大雷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脸上的那几条疤依然硌手。好在有眼窝，嘴角皱纹的陪衬，这几条疤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显眼了。

许大雷和张云同事四年，可至今连手都没握过。

张云来报到的那天，许大雷为表示对张云的重视，特意换了新警服，特别嘱咐所里的同志对张云要像亲兄弟一样。分局的同志向他介绍张云时，他热情地伸出双手，打算把张云的手紧紧地握起来。可张云却像没看见一样，把脸转向了别处，和另一个只有过一面之交的民警热情地打着招呼。许大雷的两只手就那么没有目标地伸着，半天没缓过神来。当时，所里的同事和分局的同志都把这一幕看在眼里，并都用异样的眼光盯着许大雷，这让许大雷感到很不自在。从那以后，许大雷就有了自知之明，知道张云反感自己，他再没有主动与张云有过任何肢体上的接触。张云对他也是一样。没事的时候，张云和其他几个年轻的民警喜欢摔摔跤，掰掰腕子什么的。看他们玩得高兴，有时许大雷也忍不住想过去凑凑热闹。可每次只要他一过去，张云立即退出。这样几次之后，所里的同事们也就都知道了他们之间存在着隔阂，于是都背着张云在许大雷面前说张云的不是，说张云不懂事，从小没人管教，即使念了那些书还是没教养。每到这时，许大雷都会替张云辩解几句，说些好话，说张云年轻，经历特殊，让大家在生活上多关心张云。尽管所里的同事把这话不止一次地传给张云，可张云对许大雷的态度依然没有转变，工作以外，还是一副拒之千里的样子，而且有好几次都让许大雷很下不来台。

尽管如此，许大雷对张云能够主动到他们平安派出所来工作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凭张云的成绩和毕业的学校他完全可以分到一个更好的部门。可他偏偏来了这里，这不能不让许大雷高兴。虽然他意识到张云也许就是冲着自己来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自己不是正要给张云一些补偿吗？何况连许多刚毕业的警校学员都不愿意到他们平安派出所来，张云怎么说也是公安大学毕业的，比警校的中专生高着一级。

许多人不愿意来平安派出所的原因就是这个派出所挣钱少，确切一点说是外捞少。这个派出所地处郊区，辖区内的居民多以种田为生，生活并不富裕。所以每每遇到法律法规上没规定，下边派出所却都在灵活执行着的罚款事项，许大雷都一律予与否决，他对他的手下说：罚什么罚，农民挣钱容易吗？动不动就罚款，心宽的还行，生几天闷气就过去了，要是心窄的还不气魔怔了。他的话不是

人民

没道理，在基层工作十几年，他太了解农民的苦处了。所以和他们打交道时，许大雷总是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只要是不触犯法律、法规的，只要不是对他人构成威胁的，只要是他的职权处理范围内的，他都尽可能公正而宽厚地裁决，决不让当事人多花冤枉钱，更不随便罚款。这使得这个派出所的民警们的额外收入远远低于其他同行，这也是其他人不愿意来这里工作的原因之一。但，几年来，这里的治安状况却是不错的，除了偶尔有一些打架斗殴、家长里短的纠纷之外，刑事案件远远低于其他派出所辖区，这让许大雷常常拍着胸脯非常豪气地说：我们虽然穷，却穷得有志气，穷得干净，穷得问心无愧。

张

云是骑所里的摩托车回去的，骑到半路才想起姑姑让他买铁链的事儿，于是从一个岔道拐下去，去到另一个镇上的铁匠炉。其实平安镇也有铁匠炉，也能买到铁链，可张云不想在平安镇买。他在平安镇派出所已经工作了四年，加上又是本镇人，镇里人对他的情况了解的太多了，见了面总是问这问那，又不好不搭理人家，这让张云很为难也很反感。

到了铁匠炉，张云停了摩托车，很不情愿地走过去。他已经决定了要将爸爸锁起来，尽管他一千个不愿，可也没办法，爸爸是疯子，他别无选择。铁匠炉前冷冷清清，除了一个像是主人的老头以外再没有其他。门前一条绷得紧紧的八号线上搭着十几条铁链子，长短不齐，粗细不一，张云一条一条地摸着，不知道应该选哪一条。粗的太沉，细的又怕不结实，也怕勒着爸爸的皮肉。见他来来回回地摸着，一副犹豫的样子，老头就有些不耐烦，“你到底要什么样的，粗的还是细的，是拴牛还是拴狗，你告诉我，我帮你挑。”

“我……我……”张云一时语塞，不知应该怎样回答。

“到底是拴啥呀？说话呀！这玩意儿有啥好挑的。”

“拴……”张云差点把实情说出来，赶紧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就买这两条吧！”张云随手拽下两条。

张云快到自家村口时，看见弟弟张星正在路口等他。张星穿了一件深色的夹克，屁股搭在摩托车座上，叉着双腿，正回头冲他笑。几个月不见，张星又强壮了一些，也帅了一些。

“你骑的这是谁的摩托车？”张云停下车问。张星的“坐骑”是

川崎 125，张云寻思靠着张星每月六百元的工资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这么好的摩托车。

“二哥的，他非让我骑。我平时办事总骑它。”张星得意地说，并抬起脚跟 in 摩托车上磕了一下，好像车就是他自己的，他想踹就踹，很随便。

张星从十四岁开始走入社会，如今已经整整十年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十年，什么人没见过，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罪没遭过，什么委屈没受过。

虽然比哥哥小着两岁，但张星和哥哥相处时却很有哥哥的气度。当初知道他和哥哥只有一个人能继续读书时，他毫不犹豫地把机会让给了哥哥。

本来按姑姑的意思是想让张云下来，让张星上学。哥哥嘛，就要有哥哥的样子，就得担当起养家的重担，何况弟弟张星的成绩比张云要好。可张云那时一心要读书，一心要读出个名堂来，他才不管什么哥哥弟弟，上学的机会要靠自己争取。所以他对姑姑的安排很不满，跟姑姑吵过几次，还绝过食，愣是三天没吃饭。姑姑慌了，张星也于心不忍，于是就和姑姑说，还是让我哥念吧，我哥长得就文静，像个念书的人，我下来挣钱供他，他要是有了出息了，我不也一样借光嘛。

张星比哥哥学习好，这是公认的。用教过他俩的班主任老师的话说，张星比他哥聪明，可也比他哥实在，实在的人容易吃亏。

实在的张星离开学校的第二天就后悔了，于是又忍不住跑到学校，可他不敢进去，因为他已经和老师说了退学的事儿，已经说了要供哥哥上学，他不能说话不算。

那天张星缩在学校的围墙根儿底下，哭了好一阵，他哭他死去的妈，哭他疯了的爸，他哭他夭折的小妹妹，他哭他即将开始的让他害怕的生活……

哭过了，也就想开了，明白了他的学生时代彻底结束了。

那年，张星十四岁。

开始的那两年，村里人都说张星懂事，而张云不懂事，太自私。可没过几年，又都说张云有出息、有理想，做事有恒心，不像张星，就知道挨累挣钱，什么出息都没有。后来连姑姑都这么说了。



从十四岁到十七岁，张星整整在父亲身边呆了四年。四年，就是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四年里，哥哥只有在假期时才回来住几天，尽管这几天里哥哥拼命干活，但毕竟只有几天。哥哥每次走时都说课程紧，或是说有份家教等着他，怕在家呆的时间太长了人家不高兴。张星拦不住他，也不想拦他。张星只会和自己怄气，有时无端地发起火来，不是砸东西就是骂父亲，骂过了，心里就舒坦了，就解恨了，就又能心甘情愿地干活了。

每次张星骂过之后，姑姑就开始骂张星，骂他是条活驴，会跑蹶子的活驴，连自己的父亲都骂，不是活驴是什么。你看看你哥，骂过你爸一句没有，你怎么就不能向你哥学学……

不光是姑姑，连左邻右舍的邻居也说张星是活驴，到了后来张星自己都认为是活驴。所以每次驴过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惩罚活驴，也就是自己打自己。

张星打自己时很有意思，自己往镜子前的小凳上一坐，冲着镜子里的“活驴”怒目而视，只一会儿，怒火便燃烧起来，于是左一个耳光右一个嘴巴，扇得啪啪有声，打得有板有眼。这时张星的嘴里一般都要配上一些说词，什么我叫你驴，我打死你这个活驴，我早晚杀了你这个活驴……说着说着就变成了看我不杀了你看不杀了你，但到底要杀了谁连张星自己也不清楚了，总之这样说起来解恨。